

景观时间视阈下《美丽新世界》中的异化解读

魏逸亭

信阳农林学院

摘要: 本文将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作为研究对象,从景观时间理论研究视角对该作品中社会景象中的异化现象进行阐释解读。《美丽新世界》一经出版便广受读者好评,同时激起评论界热议如潮。作为二十世纪英国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蕴含了赫胥黎对人类集体命运的警示与忧思。本文拟从景观时间相关理论切入对该作品中的异化现象进行解读。

关键词: 景观时间理论; 异化现象; 解读

Alienation in Brave New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time

Wei Yiting

Xiny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

Abstract: This project takes Brave New World, a masterpiece of the famous British writer Aldous Huxle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terprets the alienation in the social scene in thi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time theory. Brave New World was published to great acclaim and a storm of criticism. Brave New World, 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dystopi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contains Huxley's warning about the collective fate of mankind and His best though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in thi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time-related theory.

Keywords: Landscape time theory; Alienation; Interpretation

一、引言

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言:“乌托邦是可能的,生活正朝着乌托邦奔去。或许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在想方设法逃避乌托邦,希望回归到不那么‘完美’但更加‘自由’的非乌托邦社会”(尼古拉·别尔嘉耶夫2017:1)。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预言了我们正在奔向的“乌托邦”,试图唤醒人类对异化乌托邦的警觉,蕴藏着赫胥黎对人类集体命运的忧思与警示。本文将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

义批评,依托景观社会理论视角,旨在剖析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后现代景观社会中的种种社会弊病,试图给身处现代伪乌托邦的人们以启示。

以中国知网数据平台为主,目前可检索到《美丽新世界》相关期刊论文达50余篇,学位论文35篇,其中最新研究成果发表时间为2021年1月。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该作品的评议热情不减。纵观国内现有相关研究,学者们对《美丽新世界》的剖析与诠释主要依托以下理论视角:社会历史批评、科技伦理、女性主义、唯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等。

《美丽新世界》所呈现出的社会形态具有鲜明的景观社会表征,本文将从景观时间理论层面对该作品中人的异化进行分析,旨在揭露景观社会的种种弊病,给正在奔向“乌托邦”的现代人以警示。本文将试图分析在该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景观时间所造成的集体异化现象,将分别从作为景观时间的技术手段——“视觉性”,以及景观时间的主要时间形态——“虚假闲瑕”两个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旨在揭露景观时间的异化对人类精神世界

作者简介: 魏逸亭,1995年3月,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硕士研究生,信阳农林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464399,助教,英国文学。

About the author: Wei Yiting, March 1995, female, Han nationality, Xi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master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Xiny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464399, teaching assistant, English Literature

的戕害。

二、景观时间下的集体异化

景观霸权的统治除了空间的布施,同样也离不开时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尤其体现在景观社会对非劳动时间的“分离”。德波认为:“生产本身的分离必然导致原始社会中与主要劳动相关的基本经验正在转移,转向制度发展的极点,走向非劳动,即非活动”(德波2006:37)。

在《美丽新世界》中,景观时间的分离技术主要体现在景观霸权对非生产时间的异化。小说中所描绘的“团结仪式日”、“苏摩假日”等看似为非生产时间的节日,实质上则是景观时间制造的“伪节日”,其真正目的依然是服从于景观的逻辑,最终使人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从而异化人的情感世界,使人类陷入永恒的孤独。

视觉性元素在景观社会理论阐释中占据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同时视觉性也可谓是视觉文化理论与景观社会理论两者之间通约的对话桥梁。“米克·巴尔认为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领域就是由那些我们能够看到或其在受到可视性激励的事物组成的,这些事物具有特定的‘视觉性’。所谓的‘视觉性’不是指视觉对象本身的物质性或可见性,而是指涉景象背后的视觉政体,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机制”(周宪2013:155)。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描绘的“团结仪式日”上的表演,以及影院所放映的影片等,均为景观社会利用“伪非生产时间”向大众传播的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元素。

“Spectacle”一词在古罗马时期指为人们组织马戏表演,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的关注点从社会现实转移到娱乐消遣上来。直到现在,德波沿用该词,用来指涉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所设计的变幻无穷且无处不在的景观。在《美丽新世界》中,“团结仪式日”便是一场盛大的景观性演出,景观社会通过制造这种视觉性表演吸引民众的眼球,在莫名其妙为人民创造闲暇与快乐的同时,实质上是借助景观的视觉性元素传播着其政治意识形态,使人在观看的同时被景观的甜蜜意识形态渗透,最终形成了认同,开始“重复肯定着对这个世界的享受”(德波2006:33)。

在《美丽新世界》中,“团结仪式日”是景观所制造的“闲暇假日”,是为人民创造快乐与享受的节日。在这个每隔一周的周四都会举办的仪式上,人们观看着“狂欢之礼”,在“苏摩”的作用下感受着“更伟大的个体的来临”。然而,在欢歌快舞的表象下却隐藏着景观社会最深刻的奴役。正如德波所说:“景观乍看上去是去政治化的,它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手段,它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地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

创造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与手段”(德波2006:15)。

在该部小说中,“团结仪式日”对人的奴役首先体现在其“宏伟建筑”的视觉性元素中:“飞机升到几百米的空中,然后朝东飞去,在转向的时候,巍峨壮丽的歌厅出现在伯纳德的眼前。那是一座足有三百二十米高的灯火通明的白色仿卡拉拉大理石建筑,在路德门山的山顶闪烁着雪一般的光芒”(赫胥黎2017:69)。诚如德波所说,景观是一种表演,在《美丽新世界》中,建筑也成为景观的表演,表演着这个社会带给民众的繁华都市样貌。在该部作品中,建筑的视觉性元素无时无刻不在渗透着其政体意识形态,它像每一个观者展示着这个社会的“发达”与“繁荣”,时时刻刻都在“肯定着对这个世界的享受”。宏伟的建筑使人们逐步陷入景观崇拜,无意识地规训于景观的统治,从而使景观达到了深层而隐秘的奴役。

其次,“团结仪式日”中的音乐表演同样包含着其特有的政治导向,人们在苏摩的作用下,唱起赞美诗,感受着苏摩所带来的肉体的愉快与精神的高潮,沉浸在景观所制造的“伪享受”中,不知不觉中让赞美诗所歌唱的内容成为他们内心的“信仰”:

“感受伟大个体的来临!

快乐着,在快乐中死去!

在鼓点的音乐声中融化!

因为我就是你,而你就是我”(赫胥黎2017:89)。

有学者指出:“景观对人的控制通过支配生产活动之外的绝大部分日常时间,即对人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从而达到对人的全面控制”(王士荣,刘成才2012:49)。景观时间通过制定节日、假期等“伪闲暇”时间,来控制人们的非劳作时间期间的日常生活。“团结仪式日”则是这一统治手段在《美丽新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在类似于“团结仪式日”这样的日常时间中,景观社会打着“巩固团结”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宣扬景观的意识形态,向人们展示都市的繁华与“狂欢之礼”的快乐,让民众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从而更加规训于景观。然而,随着景观对人们思想奴役的深化,在该社会下的人类群体逐渐成为没有灵魂与情感的孤独的单个个体,从而造成集体的异化,而“团结仪式日”上所赞美的“团结”最终也只能是景观布施下的“伪团结”。

《美丽新世界》中的另一景观视觉性元素则是“影像”。鲍德里亚认为,“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鲍德里亚2003:76)。而后来确有学者指认景观社会实则为“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德波认为,影响消费的时间实则为景观时间。在《美丽新世界》中,最直观的影像消费时间则是“感官电影”的消费时间。在小说中,景观时间制造

了“感官电影”这一景观，并宣扬“感官电影”将带给人最真切的感觉体验。然而，“感官电影”这一影像载体的根本目的依然是为了渗透景观意识形态，异化人的思想。

“感官电影”的情节设置是为了巩固景观的统治，加强前文所提到的对家庭空间消解的效果。“这部电影的剧情非常简单……这场脑震荡将那个黑人所接受的培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对那个贝塔金发女郎产生了疯狂的独占性性欲。她一再抗拒，而她一意强求。剧情有挣扎、追逐、袭击情敌，最后是骇人听闻的绑架……最后，经过一系列惊险行动和空中飞行特技，三个英俊帅气的年轻阿尔法成功将她解救出来。那个黑人被送去一所成人再培育中心，这部电影有一个快乐的体面结局，那个贝塔金发美女成为那三位护花使者的情人”（赫胥黎2017：138）。诚如德波所说，“景观创造了一种伪真实，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德波2006：43）。小说中的“感官电影”则是景观所构筑的“伪真实”，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电影情节叙事宣扬景观逻辑，彻底摧毁家庭模式，以自由之名鼓励“不稳定”关系，从而达到摧毁一切可以联结起来反抗景观统治的力量。

“在景观的奴役下，原本应该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闲暇时间也充斥着一种表面主动，内里消极的被动性”（德波2006：38）。“感官电影”便是在非劳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中，使人们被动接受电影带来的所谓“真切的感官”，本质上人们是在这一“闲暇”里，进行着影像的消费，被剥夺了人的主动性的一种被动接受，而在这个时间里所有的“感受”均为景观制造的需要感受，而人也同样是一种失去本真的“虚假存在”。

景观时间对人异化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将社会异化为一个以视觉为主导的图像世界，曾经以触觉为主导的感官被视觉替代，人们在视觉性元素前成为毫无主观能动性，只能被动接受的观者。同时，为这种技术手段提供辅助的便是景观时间的表现形态——“非劳作时间”。然而，正如德波所指认的那样，“劳作之外的时间恰恰就是现实分离的一部分”（德波2006：35）。景观制造了万花筒般的“闲暇时间”，而真正意义的非劳作时间，应该是人们可以自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富有个体创造性的时间，然而景观所制造的“闲暇”的根本目的则是将景观的欲望施加给人，从而能够使人在“非劳作时间”内依然为景观社会服务，彻底成为景观的奴隶。

在《美丽新世界》中，景观时间所制造的“伪闲暇”在情节中俯拾即是，如“苏摩假日”、“团结仪式日”等等。本部分将立足于景观时间在该部作品中的表现形态——“伪闲暇”这一角度，旨在挖掘景观如何通过对时间的异化，从而把控了人的欲望，掩盖了人的真

实情感，将人彻底异化。

在《美丽新世界》中，“苏摩假日”则为最直接的“虚假闲暇”。如小说中所描述的：“工作、娱乐——我们在六十岁的时候仍像十七岁时一样精力充沛胃口大开。在糟糕的旧时代，老人会消沉、退休、皈依宗教，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思考”（赫胥黎2017：52）。可见，景观社会下，统治者通过使娱乐占据民众的闲暇时间来抹杀人们思考的能力。在景观所制造的“虚假闲暇”里，景观通过制造各种视觉性元素使民众长期保持在观看的状态下，并从观看中获得快乐与愉悦，从而逐渐失去了批判意识与反抗能力，最终达到景观对人的隐性控制。正如有学者认为，人在景观面前已然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只是被动接受其施加影响的载体。人不能再以个性作为指导行为规范的准绳，不能确切了解自身的实际需求，不能发挥作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能力——思考与创造的能力。

三、结语

景观时间的异化在《美丽新世界》中主要体现为景观时间的“分离”技术——“视觉导向”和景观时间的主要形态——“伪闲暇”。景观时间通过将一切事务异化为以视觉性为主导的图像，使民众成为缺乏主体性思考的“看客”，向大众传播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元素，从而渗透景观的甜蜜意识形态；而景观所制造的“伪闲暇”，也同时是景观霸权巩固自身统治的有力手段，通过制造“苏摩假日”以及进行消解历史，景观使人们的“非生产时间”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娱乐，进而麻痹人的思想，使民众产生身处普世福利的“美丽新世界”，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其对人的奴役与规训。

参考文献：

- [1]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 [2] 贝斯特.《现实化的商品和商品化的现实:鲍德里亚、德波和后现代理论》[M].载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1.
- [3] 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M].载《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4] 王士荣,刘成才.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与自我殖民——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及其批判性[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7-51.
- [5] 张一兵.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2005(6):36-41.
- [6] 张一兵.居伊·德波景观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线索[J].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20(4):103-111.
- [7] 周宪.视觉文化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